

围裙的耙耳朵

□杨明庆

围裙，煮饭烧菜、打扫卫生时往颈项上一套，腰杆上一拴，再不爱做家务的人，也能显出几分“板相”。围腰原本是家庭主妇们的标配，却越来越成为新好男人的标志，比如移居成都的老陈，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老陈原籍东北，前年退休，同夫人商量后，作了一个大半辈子近乎最“莽”的决定：迁居成都。一来可以离早就在成都工作安家的娃儿近一些，二来也被舒适的成都生活深深吸引。

一到成都，老陈像是焕发了第二春，带着夫人，终日流连于成都的大街小巷，尝遍成都美食，游遍成都周边，看尽成都市井。这座城市，一半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化，一半是从

未失去的人间烟火气；高楼大厦林立，苍蝇馆子遍地。生活起来，硬是不摆了。

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原本有些大男子主义的老陈，到了成都，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。以前饭来张口的老陈，为了学习成都的美食，竟爱上了逛菜市场，还围起了围裙，钻进了厨房，摆弄起了锅碗瓢盆。没多久，他便学会了几样地道的川菜。那色香味，堪比大厨。

在老陈的影响下，夫人也越来越适应安逸的成都生活，他们结交了越来越多的成都朋友。经常邀约朋友们来家一聚，老陈总爱亲自下厨，弄几样家常小菜，接受朋友们对自己厨艺的表扬和点赞。兴致来了同大家喝上两杯，简直

巴适得板。

老陈的语言天赋也好，才来成都一两年时间，四川话和东北话竟然可以随意切换，无缝对接。现在去菜市场买菜，已经可以熟练地用四川话和商贩们讨价还价了。拿他的话说，再也“麻”不到他了。

虽说陈夫人的四川方言不如老陈说得溜，有些方言听起来也有些费劲，但有老陈这个随身翻译在，那就一点儿问题都不存在了。总体说来，老两口在成都的定居生活，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。尤其是这个围上围裙的男人，自打来到了成都，倔脾气一改从前，变得温和、顾家，甚至更尊重老婆了。还是老陈一语中的：“现在才晓得，啥子叫幸福的耙耳朵！”

“飞蛾”

□张文海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架架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，特别是乡村，因路多坑凹坡道，车主大多要雇一个“飞蛾”，以助自己一臂之力。架架车经过烂路时，一些娃娃为了挣点油盐钱，便问车主，要不要“飞蛾”？谈好价钱后，便把自带的拉钩在架架车横梁上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协同车主一同拉车向前。所以此“飞蛾”不是扑火的那种飞蛾，因在车旁绷紧拉绳助力，很像飞蛾扇动的翅膀，故称为“飞蛾”。

飞蛾，一般由十二三岁的少年充当，车主绝不会去雇成年人当飞蛾，那样会多付工钱，划不来。

我儿时体弱多病，发育迟缓，直到二十岁工作时个子才长高。而我的大弟正好相反，一锅吃饭，他却一个劲儿疯长，十二三岁时已高出我一个头，力气也比我大得多。因此一些人常把他看成哥哥，把我看成弟弟。
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冬天城北金堂、淮口一带出产的甘蔗，大量通过水路毗河运到三合场附近的二江沱和泥巴沱水码头下货，再分别用架架车运往周边乡镇销售。我的老家住天回火车站近旁，由天回镇通往崇义桥（今大丰镇）的十多里乡村土路傍我家而过。冬日每到崇义桥逢场天，路上便有许多装满甘蔗的架

架车经过，乡村少年便利用这个机会当“飞蛾”为家里挣点钱，全程十多里可挣四五毛钱，须知那时一个锅魁才两分钱。我大弟那时靠当“飞蛾”为家里挣了不少油盐钱。当时我在成都住校读初中，寒假回家，也想得到父母欢心，便也去当“飞蛾”。

哪知拉了才几里地，我就上气不接下气，几乎晕倒在地，又怕丢脸，只得坚持。好在车主善良，并未责怪我，车到半路近家时，我谎称肚子疼，跟车主说“我回去叫我‘哥哥’来帮你拉”。不这样扯谎，那一半足力钱是无脸向人家要的。结果那次“飞蛾”钱，还是让我弟弟挣了。

表示“使坏”的川东方言

□夏孟珏

川东方言中有不少专指“使坏”这方面的词语，言简意赅。

罪读 一般是“诬赖”的意思，如沙汀的《呼嚎》中就说：“我没有说你是猪——你罪读不了我！”罪读往往是指用尖酸刻薄的话当面讽刺挖苦别人。如果被长辈或有权势的人罪读，多半你只能自己忍受；如果被一般人罪读，双方就会争吵起来，甚至互相攻击、谩骂。如：“哎呀，你是长辈，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嘍也嘍得，打也打得，你老人家莫罪读我嘛！”“噫，我听得出，你这个话是罪读人的哟，我又没得罪你，你罪读我做啥子嘛？”

踏谑 特别指轻视别人，

瞧不起那个人，还要用弯酸刻薄的语言去讥讽、嘲笑、贬低他。如：“老大，我晓得我赶不到你，但你也莫踏谑我噻！”“他那个人心高气傲的，自认为了不起得很，动辄就踏谑别人。”

挑灯拨火 川东话中的这个词指搬弄是非。有些不怀好意的人，不但故意挑明相互的分歧、矛盾，甚至还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，激化矛盾。如：“他那个人心理阴暗，见不得别个好，一天到处挑灯拨火。”

烧阴灯火 川东习俗，人去世后，要在其停放的床板下的地上点一盏油灯，叫“阴灯”。此外新坟前的夜明灯、超度鬼魂时在流水中放的“河

灯”，也叫“阴灯”。这些都被视为不祥之物。川东方言中的“烧阴灯火”意思是指诅咒别人或背后造谣、中伤。如：“你要整人就明来，莫光背到人家烧阴灯火，你太阴险了嘛！”

下烂药 药本来是治病疗伤的，有时用药不慎，会使伤口溃烂。但是有时却是有意而为之，如脚板上长了鸡眼，就会敷上一种叫“鸡胆子”的中药，使其烂掉。川东人说的“下烂药”，往往是对人背地使坏、暗中下绊子，甚至落井下石的意思。“下烂药”纯粹是一种小人的卑劣手段，其目的是想置对方于险境。如：“宋老三最爱下烂药，整到别个他心里才舒服。”



大哥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□米仓红豆

上一次回家，我发现大哥老啦。背驼身弯，鬓白神讷，鼻梁间总是残留着黑色的锅烟墨，衣服油腻脏污，这不是从前的大哥啊。

说是大哥，其实已是七十出头的老人了，只不过按辈份该叫哥罢了。大哥是我们院子里最勤快的人。一年四季，从早到晚，很少见他歇息过。清晨踏着露珠去，傍晚驮着月亮归。回到家他也总是忙着编背篋撮箕、打铁补锅，煮饭喂猪的活儿也被他揽了。夜晚，总会听到他手操菜刀，“哆哆哆”欢快的切菜声。勤劳除了给了他一副铁打的身体外，还给了他一副好胃口。劳作之余，大哥最喜炒几个菜，倒几杯酒，慢慢儿吃，慢慢儿喝，快活得神仙似的。

大哥的老伴儿比起大哥来就懒散多了，由于很少日晒雨淋，长得白白胖胖，但她喜欢洁净，总是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把大哥打扮得干干净净。最重要的是她能上街做买卖，将大哥

生产的竹编制品和铁器产品换成钱，换成大哥每顿必不可少的“那一口儿”（白酒）。

大哥和老伴常常为一点小事而引发“战火”。大哥总是埋怨老伴儿“懒”，老伴儿总是说大哥“馋”，继而翻拣出许多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，骂出许多难听的话来。似乎“三天不骂，五天不闹”，老两口气便出不匀。我常常觉得他们的结合是上天的错误。

去年，大哥的老伴儿病了，很重。为了给老伴儿治病，大哥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继而戒掉了每顿的“那一口儿”，但终究没能留住老伴儿。

老伴儿走后，院子里的吵闹声没有了，昔日精神神的太哥总是恹恹的，没了精神，衣服慢慢脏污起来，脸上慢慢灰暗起来，变得背驼身弯，鬓白神讷，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

也许，吵吵闹闹也是平淡生活中的“那一口儿”吧。

叫老辈子

□陶灵

小时候逢年过节，桌上堆满大盘小碗，要让“老辈子”们先吃。其实老辈子们不可能有这个“口福”，他们早已作古。

方桌上摆着八只酒杯，每方两只，姑爷逐杯倒满酒，边倒边念：“各个老辈子，回来团年啰！叫到的、没叫到的，都请入席！先请喝杯酒！”念的时候，他会呼唤几个最亲的人。稍过一会儿，姑爷把每只杯里的酒倒一点在地上，表示老辈子们“喝”了。这样的“喝”要进行三次。然后再舀上八碗饭念道：“老辈子们——吃饭了！”过一会儿，再把饭撒几粒在地上，重复三遍，老辈子们才“酒足饭饱”。川东一带，过去团年时这种习俗非常流行，称“叫老辈子”。现在很多人家仍保留这个习俗。

每次姑爷的每一个动作和步骤都神情专注、虔诚。“老辈子们下席了！”姑爷宣布繁冗的“仪式”结束，撤走老辈子们的碗筷，这才

轮到他们入席，开始团年。

团年的规矩多，最忌讳打碎碗和把筷子掉在地上，这是不吉利的征兆。姑爷姑妈忙了几天的团年饭，桌上摆满了盘、碗、钵，哪还有搁放碗筷的地方，我只能用手紧紧端着碗、抓住筷，生怕掉在地上，给喜庆的气氛添“岔子”。

小学毕业那年团年时，我去舀饭，腾出拿筷子的右手握饭勺，左手又端着碗又夹筷，一不小心突然掉了一支筷子在地上。当时幸好姑爷没看见，我赶紧捡起来插在裤腰里，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，这顿团年饭吃得一点不快活。吃完团年饭，我跑到屋后的山坡上烧了这支筷子，并在心里一个劲儿祈求老天爷不要惩罚我，也不要惩罚姑妈一家。

现在团年姑爷不再“叫老辈子”了——他和姑妈也成了“老辈子”。每次团年，我都给他们准备一套碗筷，请他们“回来”和我一起过年。